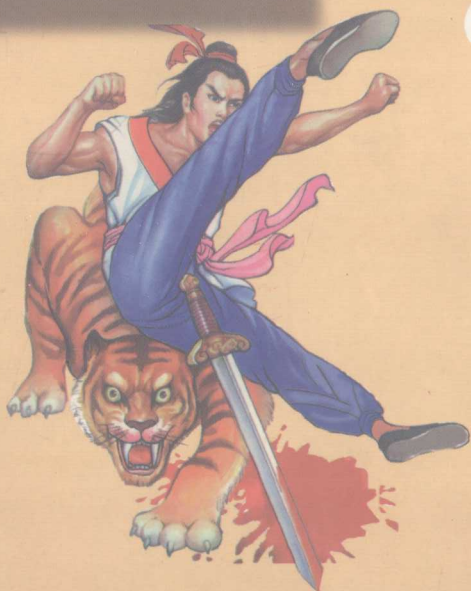


台湾上官鼎真品全集

孤  
劍

上



上官鼎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KD00202717

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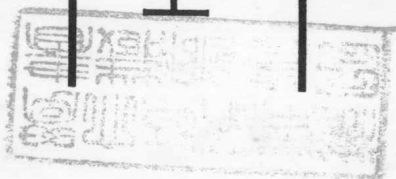
劍

上



上官鼎真品全集

(台湾)上官鼎 著



## 说 明

现在摆在您面前的是台湾“超技击侠情派”的首选代表、被台湾武侠界誉为“侠圣”的上官鼎先生的真品全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为惟一合法授权机构。

为推出此套全集，安徽文艺出版社成立了专门的编辑小组。编辑、制作历时两年。

授权之初，编辑小组有意把书稿投放全国数座城市的多家租书店内；同时，邀请全国武侠文学学会的专家进行评估。

反馈信息令人振奋。就投放的数种而言，已成为各地租书店最抢手的读物；而专家对“首选”地位与“侠圣”称谓均无异议。

目前，图书盗版猖獗，盗版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扰乱了图书市场，使作者的权益受到损害，国家蒙受损失，也败坏了读者的口味。

在此，我们郑重声明，一经发现盗版，必将严肃查处；同时，也希望热爱武侠、珍视图书的读者诸君，一旦发现，踊跃举报，使盗版者陷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以净化我们的文化市场。

举报电话：(0551)2657497

安徽文艺出版社

# 一代侠圣 力能扛鼎

## 《上官鼎真品全集》总序

几年前，在一次武侠小说学术研讨会上，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尼古拉博士曾问我，作为台湾“超技击侠情派”的首选代表、有“侠圣”之谓的上官鼎的作品，为何不见刊行于中国大陆？

随后，我看到了由台湾《联合报》主笔、武侠小说评论巨擘叶洪生先生主编的“台湾九大门派代表作”（由江苏文艺社与台湾万盛出版公司联合出版），独不见上官鼎的“圣踪”，心中确实纳罕。待看了序言方悉，叶先生本来编就的是十大门派，有上官鼎的代表作《沉沙谷》，因版权转让未果，才留下残缺的九大门派。

现在好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独家授权出版《上官鼎真品全集》。这一“侠坛”盛事，无疑会给痴迷武侠的朋友带来惊喜和欢乐。

上官鼎其独特奇异之处，犹如某种深湛精纯的内功，略一接触便劲风袭体，不由不沉浸其中，时空皆失。这诡异而难以抗拒的魅力，至少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继承传统，新派先河。**上官鼎融合了“北派五大家”的精髓，把玄妙心法、人世沧桑、奇功秘艺、儿女私情和设置悬念，不露痕迹的熔于一炉，成为集前辈大成之第一人。同时，又力求创新，在情节安排、结构布局，尤其人性描写上颇具西方小说韵致，启迪了古龙、古如风等新派代表人物。新派独领风骚，上官鼎实为滥觞。

**个性缤纷，人性异彩。**上官鼎极善描摹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上至皇帝大臣，下到市井无赖，从大侠名宿到无名小卒，无不活灵活现。人物个性的鲜活丰满，来自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和人性深度的开掘。上官鼎总是在尖锐对立的矛盾冲突中，用细腻

的笔触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微妙的情感,如愤怒、仇恨、悲哀、恐惧、爱恋、慷慨、侠义、傲慢、孤独、犹豫、同情等。从而避免了人物的类型化、平面化、漫画化。不少人物都是善恶并存,正邪难分,一半天使一半魔鬼,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深度人性的挖掘,展示出人类生命的异彩。在人物塑造上,上官鼎与金庸堪称台港“双璧”。

尤值一提的是,在诸多人物的心理情感中,上官鼎尤善描写情爱,对恋爱中的少女心理把握得准确细腻、真实生动,无论是公主的相思还是少女的暗恋,无论是思凡的道姑还是怀春的闺秀,无论是江湖侠女还是深闺千金,皆维妙维肖,她们的娇态、羞态、憨态、蛮态、媚态、柔态,无不令人怦然心动。上官鼎写儿女私情,已远远超过以写情立世的王度庐,纵台湾大家中也难有望其项背者。

**结构宏阔,意境深邃。**上官鼎在演绎自己的奇异故事时,从不满足于平铺直叙、单线发展,总是多线并举,立体推进,布局大气磅礴,构思严谨缜密。情节虽盘根错节,但条理分明,张弛有致。常常套中有套、计中有计、奇中有奇、巧中有巧、悬中有悬、疑中有疑,如波涛汹涌,绵绵推进,回环往复,终凝成惊涛拍岸,摄魂夺魄,令人窒息。在情节结构上,上官鼎的才华实与梁羽生难分伯仲,堪与世界上最优秀的畅销小说相媲美。

同时沉浸作品,你总能感到一种智性的深邃。在英雄世界的描绘中,读者时时体会出作家对生命、个体、社会、宇宙的感悟和幽思。时而苍凉悲怆,时而沉静超然。在人生况味和社会底蕴的表现上,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文心雕龙》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相信“晓声”、“识器”之士必会在上官鼎作品中得到巨大的美感享受。

通俗文学博士 赵玺

1998年11月

## 内 容 提 要

大雪迷漫的山道上，一僧一道与一俗家少年在拼命斗恨，突然一阵狂风大作，雪雾遮目，一团绿影疾闪而逝。瞬间正在拼斗的少年不翼而飞，道上只剩下一僧一道与一方落地写有难解字谜的绿巾……

北岳逸叟的遗孤蒲逸凡，刚出江湖为家父恩师寻仇，却在大雪封山的峡谷中一绿影劫持而去……

是仇人劫持或是蒲公子身上藏有武林至宝……武林黑白两道、三山五岳闻风而动，为劫、为救北岳遗孤陷入了江湖腥风血雨之中……

蓬壶禅师为追救北岳逸叟之后，孰料在一古庙却见蒲公子与一美妙绝伦的少女裸体在床榻上扭糖似的翻滚……正当禅师破门而入时却……

身负师仇家恨的蒲逸凡仗剑江湖，历尽沧桑坎坷，怪魔追杀，险经诸侠救护、少女护命，演绎了一曲江湖恩仇、人性善美、儿女情长的绝唱……

# 目 录

- |       |      |       |
|-------|------|-------|
| 第 一 章 | 海上奇僧 | (1)   |
| 第 二 章 | 神医妙相 | (36)  |
| 第 三 章 | 紫衣神童 | (74)  |
| 第 四 章 | 白璧之谜 | (111) |
| 第 五 章 | 点穴传功 | (143) |
| 第 六 章 | 沧海的客 | (177) |
| 第 七 章 | 尺剪二圣 | (213) |
| 第 八 章 | 九宫隐仙 | (251) |
| 第 九 章 | 牛刀小试 | (286) |
| 第 十 章 | 宝刀之失 | (322) |
| 第十一章  | 钧叟传警 | (347) |
| 第十二章  | 神珠天官 | (394) |
| 第十三章  | 外来救星 | (431) |

第十四章	按图索骥	(467)
第十五章	飞泉传书	(488)
第十六章	狭路相逢	(535)
第十七章	古刹钟声	(573)
第十八章	七绝山庄	(598)
第十九章	暗室中计	(633)
第二十章	中秋大会	(668)

(107)	.....	章三第
(111)	.....	章四第
(143)	.....	章正第
(177)	.....	章六第
(213)	.....	章十第
(228)	.....	章八第
(285)	.....	章式第
(352)	.....	章十第
(378)	.....	章一十第
(405)	.....	章二十第
(431)	.....	章三十第



## 第一章 海上奇僧

寒风凛冽，白雪飘飞，粉铺银陈的荆襄道上，这时正有一位腰悬长剑，二十左右的青衫少年踏雪疾行。

青衫少年满面风尘，行状匆匆，虽然疾驰在风雪交织中，仍然掩不住他那神采奕奕的隽逸丰姿，唯独那不时流露在眉梢的丝丝殷忧之色，使人一望而知，他怀着不寻常的心事。

疾行中，突然一阵“笃，笃，笃！”之声，随风飘来！少年闻声停步，放眼看去，只见前面路中约莫三丈之处，盘膝坐着一个长发披肩，面色枯黄，两手捧钵，双目垂帘的行脚头陀。

少年星目一扫，不由怔了一怔，暗道：“这等大风雪天，附近并无庙宇，只怕头陀不是寻常拦路募化的行脚僧人。”

他虽然心中嘀咕，却没在意，仍旧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去。

就当少年走到距那头陀二尺左右，眼见便要侧身而过之时，头陀突然钵交左手，右手向前疾伸，单掌才翻，少年顿觉一股无形劲道，缓缓逼来！

当下疾退三步，朗声发话道：“这等风雪之天，老禅师不在名山参道，却来这荆襄道上阻人行程，不知有何……”

不待少年说完，头陀已自低宣了声佛号，接道：“出家人一向行脚方外，并无寺院挂单参禅，不过能在这里与施主相遇，你我总算有缘。”

话到此处，垂帘双目，豁然睁开，只见两道炯炯神光，有如冷芒电射，朝少年略为凝注以后，继续又道：“小施主上姓高名？看你适

才踏雪疾行的身法，武功必是出自名家，不知是那位高人的门下？看你行色匆匆，眉梢聚愁，谅来定有危难，小施主若能据实相告，贫僧或可相助一臂之力！”

少年略一沉吟，答道：“晚辈北岳蒲逸凡，谈到武功，所会的不过几手庄稼把式，倒是老禅师刚才那一手‘叶底生云’，好教晚辈佩服！如果晚辈猜得不错，老禅师大概就是二十年前誉满江湖，人称海上三仙之一的蓬壶奇僧……”

话犹未了，头陀霍地站起身形，接口说道：“不错，贫僧正是由海上蓬壶山而来，北岳逸叟蒲玄是你什么人？”

蒲逸凡躬身答道：“正是晚辈父亲。”

要知蒲逸凡幼承庭训，长聆师教，现下不但本门武学，已窥堂奥，便当今武林中各门各派的武功，也是见闻极多，是以蓬壶奇僧仅只微一伸手，即能毫无爽误地识别出来。

这时风雪渐霁，西山一抹夕阳，照得满天霞光，遍地琉璃，而蓬壶奇僧的披肩长发，却似被风吹得根根立起，满脸欢欣之色，一双湛然的神目，将蒲逸凡从头到脚打量一阵后，蓦地心念一动，欣然说道：“久闻蒲玄有子如龙，贫僧今日一见，果然传言不虚，此刻只要你能接下贫僧十招，不但即时放你过去，就是你眼下的重重危难，不是贫僧夸下海口，也保准你能安然渡过！”

蒲逸凡年岁虽轻，可是天生聪慧，颖悟过人，一听蓬壶奇僧之言，分明是想要考较自己的功夫，并有心从旁协助。当下星眼几转，暗自忖道：

“先师常常谈起，海上三仙乃是当今武林中五岳之外的奇人。三仙之中，瀛壶钓翁与方壶渔隐早已捐弃名利，长年隅居海上，笑傲山水，只有蓬壶奇僧一人，经常行道江湖，以一手‘飞云九式’的内家掌法享誉武林，数十年罕逢敌手。自己此番身怀重宝，南下五华，乃关系师门沉冤以及北岳一派的绝续存亡，前途风险重重，若能得这位奇僧相助……”

他心念未已，蓬壶奇僧已自左手持钵，右掌当胸，向他缓步逼来，看情形已不能再有丝毫犹豫，连忙右臂一探，腰悬三尺青锋，已自抄在手中，一面凝注来势，一面发话说道：

“老前辈飞云九式，震慑武林，晚辈这点雕虫之技，用来对付一般护院武师或是江湖宵小，倒可勉强应付，若要与老前辈动手过招，无殊蜻蜓撼柱，螳臂挡车，但老前辈既然有命在先，晚辈说不得只好舍命相陪，唯望老前辈，手下留情，不要为难晚辈才好！”

蓬壶奇僧闻言哈哈一阵大笑，谦然说道：“贫僧已廿年末和人动手，昔年那点行脚募化的微末把式，早已丢得一干二净，真个动起手来，‘手下留情’四字，只怕在你不在我哩！贫僧有僭，少施主接招！”

话完招出，左手钵鱼直击眉心，右掌却横切持剑的右腕，一明一暗，一先一后，直击横扫，出手如风，端的名家手法！

蒲逸凡不愧名门之后，心知击向眉心的一招“明修栈道”是假，横切右腕的一招“暗渡陈仓”才是真，是以对击向眉心的钵鱼眨也不眨，右手剑却迅速绝伦地反向对方脉门削去！

真个是名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奇僧看蒲逸凡拆式还招，不论时刻、部位，无不拿捏地恰到好处，心知若不拿出全力，只怕在十招以内，真不易将这二十不到的少年制服，是以封开来势后，二次欺身而上，全是进手招数。刹那之间，击了四钵、劈出四掌、踢出二腿，并且招招均是煞手，威猛无匹，声势惊人！

蒲逸凡豪兴勃发，一声清啸之后，也是左掌右剑，全力抢攻，但见他剑走巧招，耀目生寒，掌吐内力，劲道逼人，端的名家之后，另有一番惊人的威势！

这二人一老一少，一僧一俗，一个是尊称海上的前辈高手，一个是身兼两家的后起俊彦，二人一招一式，俱都是本门绝学，是以不论是钵击剑刺，或是举手投足，无不招里藏招，式中套式，只要对方稍一疏神，立刻就得溅血带伤，真个是生死须臾，一发千钧！

这一场包括武功、机智、经验的全面拼搏，霎眼已是六招过去，眼看再有四招，蓬壶奇僧就得收势停手，实践诺言。

要知北岳剑术，虽是威震宇内的武林绝技，但蒲逸凡究竟年岁尚轻，火候不深，有许多奇奥绝伦的玄妙招数，往往由于内力不够而无从发挥，而蓬壶奇僧能以跻身海上三仙之列，自有其超人的艺术，是以他一面在与蒲逸凡过招动手，一面却在窥寻制胜的契机。

蓬壶奇僧在六招一过，七招尚未递出之际，招式陡然一变，抽招换式之间，已将对方圈入钵风掌影之中。

蒲逸凡在全力应付了六招以后，本就感到有点力不从心，这时陡见对方招术一变，顿觉四面八方，均是对方的钵风掌影，心知若不及早冲出对方的威力劲道以外，只怕不到十招就要落败！

人在难中，每有急智，蒲逸凡心念一动，蓦地想起了先师在弥留之际，口传的一招撒手绝学，当下赶忙气纳丹田，功行双臂，左掌猛然下劈，右剑绕头一圈，人却借势跃起，在听得脑后“嘶”的一声以后，立时脱出了蓬壶奇僧钵掌并施所形成的威势之外，但饶是如此，自己文巾上的一条风带，已被对方抓在手中。

经过一番拼搏之后，蒲逸凡已是气喘嘘嘘，鼻端见汗，蓬壶奇僧虽然仍是神色自若，但却满面惊疑，溢於眉宇！

皆因他当年与蒲玄在恒山绝顶，曾有百招之会，是以对北岳武学，大致皆能辨别，而适才与蒲逸凡过招之时，他前六招确系北岳精华，到第七招自己仗以成名的“天罗网雀”施展之时，对方竟不知用什么身法脱了出去！

但蓬壶奇僧究竟是成名人物，不论经验、阅历、武功、机智，均自有其过人之处，当时虽对他那奇奥的身法感到意外，但仍是不动声色，只在略一惊诧之后，问道：“少施主家传武学，确是不凡，如果贫僧的老眼不花，刚才脱围的奇奥身法，只怕不是你北岳门中的武学吧！”

蒲逸凡肃容答道：“老前辈所订十招未完，晚辈却已落败，还请

老前辈……”

蓬壶奇僧不待他话完，接口说道：“十招虽然未完，但少施主本门精华已露，彼此既不是闹狠争强，不妨到此为止！”

话到此处，面色陡然一沉，继续说道：“少施主刚才脱围而出的身法，不知是那派武功，可能为贫僧一道么？”

蒲逸凡常听先师讲起，知道这位海上奇僧向来是说一不二，他既然问起自己，就得当面答复，但先师曾一再谆诫：自己所习武功，关系未来武林劫运，莽莽江湖中，除父亲及先师另一同门外，不可向任何人道及师承门派，适才迫不得已显露了师门武功，令这位海上奇僧心生怀疑，不说吧，他势必追问；说吧，先师遗命难违。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是好！

但他究是聪明人，微一沉吟之后，歉然说道：“老前辈所问，本应立即作答，怎奈此事说来话长，晚辈急事在身，他日有幸相逢，当再奉告！”

蓬壶奇僧眼光何等锐利，察言观色，知他必有隐衷，心念一转，说道：“少施主既如此说法，贫僧自不便再问，此处离荆州不远，如若有缘，你我荆州再见吧！”

话一说完，竟自踏雪而去。

蓬壶奇僧一走，蒲逸凡如释重负，但经适才一阵折腾，已是夕阳衔山时分，急忙展开脚程，朝荆州古城赶去！

蒲逸凡轻功本来不弱，加以心急兼程，足下更是快捷，不过片刻工夫，已赶出二十多里，眼看暮色苍茫，荆州遥遥在望，只要加紧赶上一程，戌末时分定然可到。

疾行之中，突然一声怪啸，划空传来，啸声一落，前面丈余之处，已一字排立着三个疾服劲装的汉子。

此时天虽已入夜，但在地上积雪映照之下，面前景物仍自一目了然，这三人一老二少，长像都丑陋不堪，只见老的一个白眼几翻，冷冷问道：“小娃儿可是姓蒲？从恒山来的么？”

蒲逸凡见他口气极大，态度无礼，不由气往上冲，当下也以牙还牙地怒喝道：“小爷的行踪，凭你也敢盘问！”

右边的一个劲装汉子，早已忍耐不住，趋前喝道：

“小杂种，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在雁荡三绝的面前，居然也敢这么出言放肆？现在废话少说，赶快把你身上的宝物献出来，雁荡三绝或可看在宝物的份上，饶你一条小命，不然的话，你可是自己找死！”

蒲逸凡一听此人自报名头，也不由微微一怔，道：“原来是雁荡三绝驾临，蒲某雪夜荒郊，无物奉敬，区区几锭银子，请先收下……”

话未说完，暗自扣在手中的三锭银子，突然脱手向三人飞去！

雁荡三绝对这种猝然发难举动，原有防备，只是距离既近，来势又疾，等三人发觉，偏头急闪之时，三点银芒已掠耳而过，冷削削地刮肤生痛，好不骇人！

三人惊魂未定，蒲逸凡左手又已扣好三锭银子，但却不立时发出；右手抽出腰悬长剑，立即腾身而上，招演“风起云涌”，舞起一片森森光幕，直向三人卷去！

雁荡三绝闯荡多年，武功自是不弱，但蒲逸凡艺出两家，此刻又是主动出手，抢了先机，是以三人虽有一身武功，却是难以施展，当下被逼得连连后退，一时无法还手。

蒲逸凡就乘三人这连连后退，猝不及防之时，左手的银子，蓦然以“梅花三弄”的手法，分向三人面门，脱手飞出！

这等情势之下，雁荡三绝就是武功再高，也是难以躲闪，总算他们久经阵战，三锭银子虽是近身力疾飞过，仍然让开了正面，只在贴脸而过之时，擦破了一点皮肤，受伤极微！

雁荡三绝一向横行霸道，几曾吃过这眼前亏，一时凶性大发，怒火高烧，三人不约而同的暴喝一声，正待虎扑而上，拼命反击之际，突然划空传来一阵冷冷地长笑！

笑声尖锐刺耳，历久不绝，只听得四人心神震颤，毛发悚然！四人各自撤身后退，四下张望。

随着笑声，斗场中多了个相貌清奇，长髯过胸，手持云拂，背插长剑的老道。

蒲逸凡抬眼望去，只见老者一双精光如电的眼神，正一瞬不瞬地尽朝自己紧紧盯着，心头微微一寒，立即迎了上前，躬身说道：“晚辈蒲逸凡叩见老前辈，不敢请问老前辈尊讳？”

老道不答反问道：“你就是蒲玄的儿子吧！”

他望了雁荡三绝一眼，随又说道：“你先把他们三人打发了再说！”

蒲逸凡虽觉老道说话的语气太过冷漠，但听他那口气，似是父执之辈，当下只好遵嘱走近三人，沉声说道：

“听说你们雁荡三绝满身罪孽，两手血腥，本来应该立时诛除，但蒲某仅予薄惩，留给一条自新之路，是非祸福，全在你们今后一念之间！不过蒲某话要说明，倘仍怙恶不悛，下次落在我手，三尺青锋剑下，定然不再容情，去吧！”

雁荡三绝刚才领教过他的武功，此时更有个武功高深莫测的老道站在一旁，心知若不见机而退，实在于己不利，当下各自一施眼色，便半声不哼地转身而去！老道望着三人去后，得意地笑了笑，悠地面容一正，故意一声叹息道：“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纵虎归山，贻患无穷，唉！恐怕这不是你始料所及的吧！”

蒲逸凡听得一怔，暗道：“对呀！假如自己打不过他们，只怕他们就不肯这么轻易地放过自己了！”

当下满怀惶恐地说道：“老前辈说的是！但请示下法号，晚辈也好称呼。”

老道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贫道的名号么……”

眼珠转了几转，继而说道：“少时自然晓得，你且先说说你因何在这岁未寒天之时，离开北岳南下？因何在这荆州城郊与雁荡三

绝动手？”

说话之时，一双炯炯有神但却游移不定的眼神，尽在蒲逸凡的脸上扫个不停。

蒲逸凡虽少江湖阅历，人却甚是机警，眼见老道不答反问，眼神乱转，测知老道可能不怀好意，当下略一沉吟，答道：

“这次匆匆南下，乃是奉了家父之命，办我北岳门中的一件私事，与外界并无丝毫牵连，恕难奉告。至于这雁荡三绝，皆因他们无事生非，强讨恶要，欺负晚辈人单势孤，一言不合，就动手来。

这一番避重就轻，理直气壮的话，直听得老道暗自嘀咕：“想不到对方这点年纪，心思如此灵巧，词锋如此锐利，既然软套不说，说不得只好用强！”

当下心动念转，面带愠色地说道：“你这可是由衷之言么？”

蒲逸凡见老道言词咄咄逼人，知道所料不差，一面凝神戒备，一面朗声说道：“是不是由衷之言，老前辈请自揣度，不过北岳门中，尚无口是心非之人！”

“依你说来，倒是贫道口是心非了？”

他脸色陡然一沉，怒声喝道：“道爷数十年江湖闯荡，还没有人敢在我面前大言放肆过！你家道爷长话短说，快将身怀宝物献出，你只要敢说一个不字……”

蒲逸凡傲然接道：“不又怎样？”

“那你就接道爷一掌试试！”他呼地劈出一掌，向蒲逸凡当胸击去！

蒲逸凡早已蓄势相待，就在老道掌势劈出的同时，也是只掌猛地平推过去，但见两股强猛的掌风甫一交触，只听“嘭”地一声巨响，蒲逸凡当场被震得倒退了六七步，才拿桩站稳。老道也是双肩微晃，马步浮动！

老道一击无功，就知眼前少年武功不弱，猛地大喝一声，全力再发一掌，一股劈空劲气，排山倒海般撞了过去！



蒲逸凡接过一掌之后，觉出对方功力高出自己太多，眼看老道第二掌劈到，忙不迭双足一蹬，身子凌空拔起，向老道身侧丈余之处落去！就在他身形将落未落无法借力之顷，老道又是电泄雷奔般地一掌劈到！

蒲逸凡身形刚落，老道掌力已到，眼看就要命丧掌下，突然斜刺里吹来一股劲风，将老道劲力无伦的劈空掌力撞了开去，同时听到一声苍劲的口音说道：“道兄手下留情！”

话声一落，一位长发披肩，双手捧钵的行脚头陀，已自立身在二人侧面丈余之处。

来人正是海上三仙之一的蓬壶奇僧。他这一现身，在场二人，不由同时一怔，老道望了一眼，冷冷地道：“我道是什么武林高人，原来是你这游方和尚！怎么，伸手多事！是不是也想算上一份？”

蓬壶奇僧微微一笑，道：“道兄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咱们已二十年不见，今夜一见面就是这等招呼贫僧，不觉得太客气吗？”

话到此处，看了一旁惊魂甫定的蒲逸凡一眼，又道：“蒲玄老儿只此一子，倘若在这荆州城郊有所不幸，必然亲下北岳，仗剑寻仇，道兄虽不是怕事之人，但宇内五岳，原是一家，为此引起恒山，西岳间的互相仇杀！……”

他微微一顿之后，继续说道：

“道兄想是听信了江湖传言，有意夺取宝物，但这等强取豪夺的行径，却不应你我‘五岳’‘三山’正大门派中人所为！纵令江湖传言属实，但以道兄一派掌门之尊，向一个后生晚辈下手，传言开去，只怕有损西岳一派的盛誉吧！”

这一番话只听得老道脸上一热，正待反唇相讥，忽然心念一动，暗自忖道：“听说这和尚在海上蓬壶山中隐修，已二十年未履江湖，今夜突然在此现身，来意怕不简单，若也真和自己一样的觊觎宝物，先拿话把自己挤得置身事外，他却待机下手……”

念转气和，呵呵笑道：“老和尚二十年海上隐迹，武功精进不